



仲星祥

当代文学散论

DANG DAI

WUN XUE SAN LUN

重 庆 出 版 社

仲 呈 祥

当代文学散论

重 庆 出 版 社

1987年•重庆

责任编辑：王致中

封面设计：范 黎

当代文学散论

仲呈祥 著

重庆出版社出版(重庆李子坝正街 102号)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插页3 字数223千
1985年6月第一版 1985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00

书号 10114·176

定价 1.25元

序

杨 甦

本书的作者，一向被长者、同辈和比他年轻的朋友直呼“小仲”而不名。其实，小仲并不小，已经人到中年。但他的心却是与青年人同着呼吸的。收入本书的大部分为青年作家及其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作品摇旗呐喊、热情鼓吹的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

仲呈祥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步入文坛的。据说在这之前，考了一次大学的文学研究生，考卷虽属优等，终于名落孙山，在不正之风面前，只好自认晦气。然而挫折反使他发愤做文，积数年努力，居然成绩不菲，塞翁失马，安知非福。我是赞成“文穷后工”的说法的。不经挫折，没有什么坎坷，很可能昧于世情。而不明世情，何来好文？但必须赶紧补充一句，象十年浩劫那种灾难，以及众所周知的一九五七年“左”的错误加给人们的严重损害，永远也不应重演。这里我想说的只是：倘不拥有比较丰富的人生经验，而要对反映人生经验的文学创作做出比较准确的分析，恐怕很难。

三中全会的路线，照亮了我国社会主义文学发展的道路，为文学现实主义的深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几年的文学之所以与

人民的心那么贴近，正在于我们的文学和文学家毫不躲闪地直面人生，真实地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曲折前进的历史进程，讴歌了深藏于人民中间的虽经磨难而满怀希望，百折不挠地追求光明、开拓未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对此，本书的作者是敏感的。他所选择的评论对象，大都是跳动着时代脉搏的、生气勃勃的奋进青年的奋进之作。而他的评论，或取其一端，生发开去；或综合各家，纵论得失；好处说好，坏处说坏；直抒所见，如见肝胆。一句话，讲了他要讲的话，讲了真话。

诚然，讲真话并不能完全保证无往而不中的的正确性。但讲真话与科学性是可以而且必须统一的。自以为真理在握，然而左顾右盼，遮遮掩掩，怯于披露者，是论坛的老成家一类，病在缺乏勇气；而象李逵似的手执板斧，一味排头砍去的鲁莽家，其病则在于缺乏识见。我们需要的是有胆有识、胆识兼备、敢于放出眼光来，热烈地拥抱所是，热烈地指摘所非的文章和文章家。收入本书的二十六篇文章，虽然并非全是力作，但多数的篇什都渗透着作者对人生和艺术的真切感受，凝聚着对所论对象的滚烫的热情。这种感受和热情，为生活和艺术的知解力所升腾，不但在理性上而且在感性上为我们把握艺术世界提供了线索，同时也为我们认识当代生活、特别是当代青年生活提供了可资思考的东西。

二

青年作家及其反映当代青年生活的文学的勃兴，是当代文学潮流中一个最富有生命力和最能代表新时期文学特点的现象。对这一独特的文学现象，作者不是就事论事地去接近它，也没有为“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一类命题所囿，而是力图从历史的高度

给以科学的说明。收在本书中作为姊妹篇的《理想·道路·人生观》、《位置·价值·实质》、《在反思历史和探索人生中走向成熟》等，就是历史的评价与美学的评价结合得较好的篇章之一。

文学评论的任务，远不是重复艺术世界里易于理解的内容。如果说文学创作是对生活的发现，那么，文学评论则是对发现者的发现。在这里，任何离开对象丰富而深广的内涵的夸夸其谈，不论是削创作之脚以适评论之履的做法，还是征引名人名言以自炫，都无助于探索生活和艺术的奥秘。要紧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勇于探索的精神。因此我以为，上述三篇文章运用宏观眼光对青年形象系列的论证，从纵横比较分析中揭示不同的青年形象系列彼此间的内在联系和整个创作势头的趋向，在理论上是具有开拓意义的。可以看出，作者对“谢惠敏——杜见春——解净”、“刘毛妹——刘思佳”、“老久、真真——南珊、李淮平”、“王晓华——李晓燕”、“李乔林——‘孟加拉虎’——费渊”、“顾志达——沈萍——秦江”等形象系列的剖析，是他的感情、学识和人生经验综合作用的结果，既见高屋建瓴的气度，又有具体深入的精微。谓予不信，请看看下面一段文字——

从王晓华(《伤痕》中人物)到李晓燕(《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中人物)，是一个形象系列上的两个重要环节。没有前者，便没有后者，后者是前者的发展和深化。这说明：四年来，青年作者反思历史时已从单一地抒发对历史的不满和伤感中脱出，逐步学会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评价历史，并开始在反思历史中发现和认识知识青年自身的弱点。这种发展，除了作者的主观努力外，也与客观生活本身前进了四年有关。因为历史往往需要一个沉淀过程，才能还

步显现其本相，也才能逐步为人们所认识。

而且，即使在分析某些作品的审美失误时，也不是简单否定，而是力求做到探本溯源，还对象以本来面目。例如，对一个人奋斗狂——“孟加拉虎”（《在同一地平线上》中人物）的分析就是如此——

应当承认，作者愤激于浩劫中取消一切个人的努力与奋斗，结果社会停滞、倒退，因而大声疾呼应尊重和鼓励个人奋斗，这具有一定的真理性；作者敏感到新时期少数青年知识分子家庭由于夫妻双方都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抱负，因而在时间上发生冲突（无暇顾及国家庭社会化〔应指“家务劳动社会化”——~~魁按~~〕程度太低而存在的繁重家务劳动），带来痛苦，并把它艺术地再现在作品里，也是一种贡献。但是，作者的愤激过了“度”，变成了偏激，误把个人奋斗当作了治愈社会创伤的唯一良方，……甚至用社会达尔文主义来解释现实，走向了背离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谬误。这说明：思想偏见足以败坏对生活的审美评价；而一旦离开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就很难有效地抑止思想偏见。

试问：如果不倾注全部心力去拥抱对象，不深入对象的一切方面，能对这样的文学现象作出如此精当的分析吗？

三

在我与仲呈祥的接触和通信中，有时也就他写的评论文章交

换看法。我的主要意见有三条。一是思想、政治敏感大于艺术敏感。二是注意了对有思想缺点的作品的评论，而对已经露头的概念化、公式化的倾向则有所忽视。三是行文的笔墨还不够多样。这当然是就他的评论活动的总体说的。至于他在《叶辛创作论》和有关周克芹创作的评论中所做的精细的艺术分析，以及他的《为人·为学·为文》和《乡戏·乡影·乡文》的活泼文风，则怎么肯定也不为过。而且照我看来，上举的三条，不单是他一个人的特点，也许可以说带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如果说文学评论落后于文学创作，我以为这三条中所举的不足之处似乎也可以包括在内。

诚然，例外的情况并不少。比如，评论家们对《班主任》的肯定，对王蒙等探索精神的赞扬，对蒋子龙、谌容、张洁、王安忆、徐怀中、古华以及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在艺术追求上所作努力的探讨，以及前面提到的本书作者对青年形象系列的发现，都不能以落后于创作视之。应当说，这些评论家们开风气之先的胆识，并不在创作家之下。然而就文学评论界的整体说，对创作界特别是对当代文学在实践中提出的问题，并不能说都得到了相应的回答。至于读书界指出的瞎捧或一棍子打死和“天下文章一大抄”等类现象，则已经超出所谓“落后”的范围，是任何一个严肃的文学评论工作者所不为的。

有人说，文学评论就是对文学作品做思想、政治分析。对这种说法，我不敢苟同。思想、政治分析固然重要，美学评价和艺术分析也并非无足轻重。忽视美学评价和艺术分析，其直接的结果便是助长非艺术倾向的抬头。当前，在创作界“不求艺术有功，但求政治无过”的现象的重新露头，以及故作高深的哲学说教和形象干瘪的政策图解等现象的出现，除了作者本身的原因而外，恐怕也与评论的关注不够有关。

四

知人论事难，知人论文亦不易。人之相知，贵相知心。作家与评论家之间的隔膜，未必对昌盛文运有利。不是说评论文章要以理服人，以情感人吗？要做到这一点，我以为除开其他修养（比如很重要的熟谙生活和同样重要的能操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枪法）而外，尽可能地与作家感情相通，彼此理解，也是非常必要的。

据我所知，本书作者在治学上一个最值得称许的地方，就是注意向作家学习，与作家交知心朋友，并通过这一途径向作家所熟悉、所反映的生活学习。这一点是可以从他的关于钟惦棐、周克芹、叶辛、陈建功、孔捷生、谭力、贺星寒等作家作品的评论中见出端倪的。比如他在《为人·为学·为文》和《乡戏·乡影·乡文》这两篇别具一格的关于评论家的评论中，就引述了不少他了解到的钟惦棐关于文艺问题的真知灼见，娓娓道来，发人深思。读惯了、该厌了那种公文式、八股脸的评论，读一读这种看似不能入流的评论，不是也觉得有一股清新之气扑面而来么？

注意引用在采访作家过程中得来的尚不为人知的新鲜材料（作家的创作甘苦、感情趋向和经验之谈），使评论更切合作家的创作实际，并力求由此而评出一点新意来，这就是仲呈祥一贯追求的目标。

由此我又想到“文人相轻”这样一个恼人的问题。有位作家公开说，他从来不看评论文章。我不敢说这就是傲慢，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对于哪怕是只有一孔之见的评论文章，屈尊光顾一下也许并没有坏处。我深信，以了解人为己任、善于吸收以充实自己、

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都保持着浓厚兴趣的作家，是不可能采取这种态度的。

我是主张名人做序的。但本书的作者却置我的建议于不顾，再三说，还是你来做吧。惶恐之余，写了上面一些，似乎和序文之关不相干，就此带住吧。

目 录

序.....	杨 甦
理想·道路·人生观.....	1
——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	
位置·价值·实质.....	9
——纵论新时期部分小说中“探求人生道路”的青年形象	
在反思历史和探索人生中走向成熟.....	24
——新时期部分小说创作青年形象系列谈片	
叶辛创作论.....	36
他呼唤生活的强者.....	60
——评陈建功小说中的青年形象	
结构·容量·意境.....	69
——谈孔捷生三篇近作的艺术创新	
谭力，让我们一起思考.....	76
——青年作者谭力小说创作漫谈	
乐遣春温上笔端.....	87
——作协四川分会文学创作讲习班小说创作专辑漫评	
准确把握当代青年的审美信息	101
——看电影《青春万岁》有感	

主题·人物·细节	107
——电影《我在他们中间》观后	
简论电影《伤逝》	117
扬其所长 弃其所短	122
——论《赤橙黄绿青蓝紫》中刘思佳形象的社会内涵和教育意义	
塑造丰姿多彩的典型人物	128
——一九八二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漫评	
谱写变革时期的“人心史”	135
——读四川省反映改革的几篇小说	
《桔香，桔香》人物散论	149
小说细节描写欣赏谈片	160
月儿雨后圆	168
——读短篇小说《雨后月儿圆》	
题材的选择与作家的责任	172
理想性格：丰富性与明确性的统一	200
——关于塑造社会主义新人形象的思考	
生活·爱情·道德	213
——关于当前爱情题材文艺作品的一个侧面	
直面人生 开拓未来	226
——从周克芹近作谈革命现实主义的几个问题	
新时期的文学理论批评述评(1976—1982)	234
漫谈作家与文学批评	266
小议标准之外的“标准”	270
——从对《乔厂长上任记》的争论想到的	

为人·为学·为文	275
乡戏·乡影·乡文	283
后记	297

理想·道路·人生观

——关于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问题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正确地认识和反映当代青年的生活历程，热情地塑造具有革命理想和科学的态度，有高尚的情操和创造能力，有宽阔眼界和求实精神的先进青年形象，是新时期文学的光荣任务之一。这里想联系当前某些青年题材作品的得失，就塑造当代青年形象的一个重要侧面——如何描写他们的理想信仰、探索道路和人生观念，谈点粗浅看法。

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特点。我们这一代青年，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青年，他们是从十年动乱中走过来的。一方面，动乱的岁月，不可避免地给他们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使有的青年信念动摇、思想消沉；另一方面，这也促使更多的青年观察人生，在思考中觉醒，在逆境中奋进。这一代青年又生活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新时期，一方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理想，在召唤着广大青年；另一方面，十年动乱的后遗症、旧思想和旧习惯势力以及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影响等各种社会思潮，泥沙俱下，也必不可免地会给当代青年的精神面貌和生活道路，打上深刻的烙印。这种特殊的生活经历和历史环境，决定了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但是，历史的进程清楚地表明：“团结起来，振

兴中华”，已经成为中国当代青年精神面貌的基调和生活方式的主流。因此，我们的作家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全面地、辩证地、发展地认识青年，努力塑造出胸怀远大理想、坚持正确道路、具有革命人生观的先进青年典型，使广大青年能够从中看到自己这一代作为丑恶事物的埋葬者、历史道路的开拓者的坚实形象，从而明确自己肩负的历史重任，振奋精神，医治创伤，面对现状，扫除障碍，推动四化大业胜利前进。

可喜的是，近年来，我们越来越多地读到了一些描写青年题材的好作品。这些作品，不少出自青年作家之手。青年作家作为当代青年之一员，其创作的准备期，与同代青年的命运、遭际相联系；其创作的发轫期，与同代青年的思考、觉醒相呼应。他们写同代青年，有切肤之感，真切动人。他们的笔触，较早反映的是动乱岁月里的青年生活。这方面，一些偏重于描写那时青年如何堕落、犯罪、受辱、自杀的以悲叹为基调的作品，虽然自有其意义，但随着时光的流逝，已经或正在逐渐为人民所淡忘。而基调高昂、促人奋进的篇什，却至今仍在广大青年中传阅。叶辛的长篇小说《蹉跎岁月》（载《收获》1980年第5、6期）便是一例。小说塑造了柯碧舟这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形象，生动地记录了他所度过的那段虽蹉跎流逝、但很有意义的岁月，真实地展示了他所走过的那条虽坎坷不平、但奋进向前的道路。他的理想，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党和人民的哺育下，在与农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上，在同生活中的消极面不断斗争中树立起来的。他因为父亲是“历史反革命”，下乡后纵然好好劳动，也仍然遭到血统论者的“白眼，蔑视，讥讽，甚至侮辱”。不平的待遇，使他一度消沉，丧失了理想。只有当他真正同农民群众打成一片后，他才看见了生活的希望和前途，懂得了人生的真正价值。邵大伯的教诲，拨亮了他

灵魂里理想的火花，使他决心“把自己的青春，与祖国、与人民、与集体利益联系起来”。他同乡亲们一起，想方设法，卖竹造纸，为大队谋福利；四处奔走，自力更生，为大队安装小发电站。他感到，理想在召唤着他，未来在拥抱着他。他象一艘鼓满风帆的船，在逆境中奋进，为真理而战，为建设新农村而战。柯碧舟在与群众结合的道路上逐步树立远大理想的形象，拨动了广大有为青年的心弦，点燃了他们纵使在蹉跎岁月中也终未泯灭的理想之光。

文学总是跟着生活前进的。四化建设的战鼓，催促许多青年作家自觉适应时代的需要，从“伤痕文学”中走出，把创作的主要视线，转向了描写四化建设中的青年生活。笃信“让别人去作生活的骄子吧，我们的使命却永远开拓”的青年作家陈建功，就紧随生活的前进，切着时代的脉搏，不断地在新作中提供新的青年形象。他在短篇小说《飘逝的花头巾》（载《北京文学》1981年第6期）里，提出了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昔日在逆境中奋进的青年，为什么有的在新形势下反而落伍了？青年奋斗的支点，究竟应该是什么？小说中的沈萍，在逆境中“不认熊，也不认命”，发愤攻读，考上了大学，但她奋斗的动力，不过是要“让人刮目相看”。所以，当她果真由边远小镇进入堂皇学府后，一方面，感到满足了；另一方面，随着环境的变化，在“社会浊流”侵蚀下，又产生了新的“敏感和悲哀”——怕别人挖苦自己“土”，为自己与名人、教授无特殊关系而自卑。于是，她想方设法攀附名门，拚命“钻进那个小圈子里去”，以致锈蚀了灵魂，付出了少女的贞操。显然，她的吃亏，正在于奋斗的支点不对：不是为人民，为振兴中华，而是为个人，为虚荣。小说中的另一青年秦江，虽然先前在逆境中曾一度颓丧，但新生活的钟声催醒了他。他从沈萍的悲剧中吸取了教训，决心象许多

同学一样，“在振兴中华的激流中找到新的奋斗支点”。沈萍与秦江这两个形象从正反两个方面提出了当代青年的奋斗支点问题——实质上就是青年究竟要不要树立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要不要坚持无产阶级的人生观的根本政治方向问题。

如果说，陈建功笔下的秦江，对于只有走与人民群众相结合的道路，才能真正战胜“社会浊流”这一真理似乎还缺乏足够的认识，那么，蒋子龙笔下的解净——中篇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载《当代》1981年第4期）里的女主人公，则对此有了清醒的认识。这位“文革牌”的新干部，世界原来在她眼中是单一的“红”色。十年动乱之后，她发生了“痛苦的思想裂变”，从“空对空的虚幻”世界落到了现实的大地上。她决心“从头学起”，重建共产主义的人生信念。作为汽车队的副队长，她从实践中否定了那种脱离实际、形式主义的所谓政治工作，而沉到基层，钻到群众中去，闯一条新路子。她拜群众为师，不但以惊人的毅力，学会了开车，而且在“八卦图”的基础上制订了科学的“运输队经营管理考核标准”，真正由外行变成了内行，从而把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群众的灵魂里，使涣散的车队大为改观。唯其如此，她既能在“社会浊流”面前，立于不败之地，又能令众人服膺，“悄悄地在影响着她周围的人”——纠正了颇有才智，但玩世不恭的刘思佳的偏颇，启发了把享乐主义当作人生信条的叶芳，感化了精神高度空虚、流氓习气浓厚的何顺……。解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又思想解放、实事求是的品格，正是新时期时代精神的体现。这个形象的典型意义，在于启迪生活中的“思考的一代”懂得：脱离了人民群众四化建设的实践，闭门思考，没有出路；只有投身于人民群众建设四化的洪流中，思考社会，开拓人生，才有出路。

此外，受到广大青年欢迎的青年形象，还有徐怀中《西线轶事》